



編按：本專欄園地公開，歡迎北醫人來稿與大家分享心情、生活點滴、高升搬遷等等。來文請務必附照片，每篇以三百到五百字為原則。

懷舊創新、生生不息

文 / 楊哲銘



學生時代看北醫，總覺得北醫不僅僅是一所發展遲緩的學校，簡直是一所發展停滯的學校，也許二十啣嘴歲的血氣青年，鎮日在巴掌大的校園裏閒晃，還懷著灰姑娘的浪漫情懷，期待醜小鴨能瞬間變天鵝，覺得學校數年如一日，以不變應萬變，自己也糊裡糊塗的畢業，離開終日為伍的北醫校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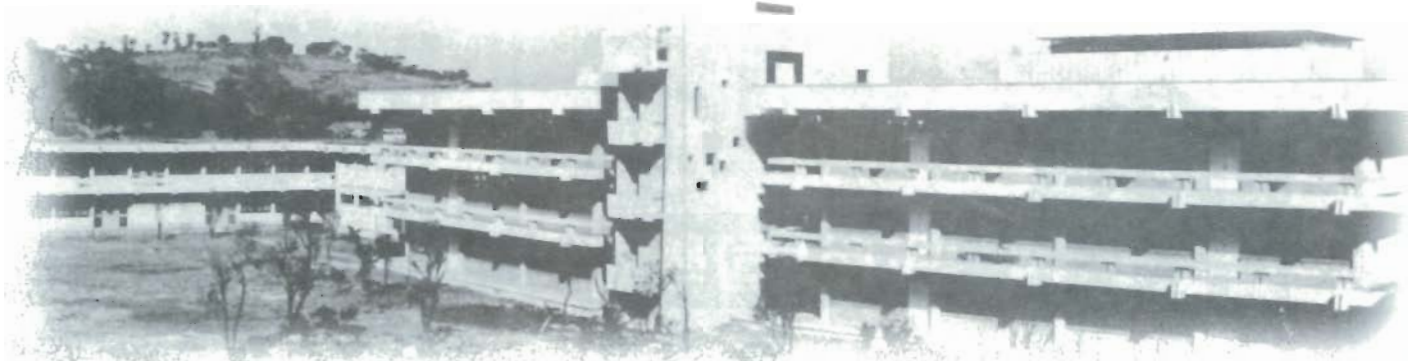
畢業之後遠離吳興街，每隔幾年才有機會回母校一趟，反倒覺得每次回到學校都有意外的驚喜，校園又有了新的建設、新的變化。先是教研大樓聳立起來，附設醫院擴建，校門轉了個方向，百米道不見了，當發現北醫足以比美台大的杜鵑花百米道消失時，心中悵然，眼前浮現過往拾著顯微鏡穿越百米道的許多年輕身影，看到自己逝去的青春年少。

接著校園的圍牆也重建，舊宿舍拆掉了，藥圃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的毋山學苑：以往因為學生宿舍的容量不大，住過的人有限，懷念老宿舍的人

或許不多，不過舊後門的蚵仔麵線和蛋餅可是做實驗時的命根子，到實驗室後的第一件事一定是衝到後門買早點，能駐留一時半刻，囫圇吞下一碗貨真價實的蚵仔麵線再好不過，否則帶走炸得香噴噴的蛋餅也不錯；在大體解剖實驗室旁就著福馬林的味道大啖香酥的蛋餅，箇中美味筆墨難以形容，非親歷其境不足以爲外人道，實在是人生一大樂事。後門重建後，小吃攤也跟著消失無蹤，聽說賣蚵仔麵線的阿婆已經不做，攤子由兒子繼承，遷移到吳興街附設醫院對面，賣蛋餅的也收山了，真不曉得現在的學弟妹沒有蛋餅和麵線怎麼打發實驗室裡的時間。

這次北醫又有新的建設，要蓋綜合大樓，我已經繞過大半個地球回到母校服務，重回吳興街的生活圈。新大樓的建設必然改變整體校園的景觀，校園的植栽也要跟著呈現新的面貌，於是有「楓香永續：新北醫、老樹情」的遷樹活動；最令人捨不得莫過於楓樹道的減損，我這一代的北醫人記得的是校園裡沒有停那麼多車年代的楓樹道，兩旁開闢沒有醜陋的欄網，雖然在我的眼裡楓樹道在變醜，至少綠色隧道依舊，可惜經過這一次的移樹，連楓樹道都只剩三分之二，似乎跟百米道一般即將走入歷史，頓時覺得北醫的傳統在消失。





老樹遷走了，遺留下空地，冒出的嫩草新芽剛成青綠，綜合大樓的工程又開挖，這回要從北醫版圖消失的是鐵皮屋和誠樸圓環。鐵皮屋是全校最古老的建築，創校初期是教室，近年來是學生社團活動的中心，胡創辦人回憶當時承包商保固十年，沒想到一轉眼風吹雨打四十年，鐵皮屋也算是鞠躬盡瘁、物超所值。為了告別貢獻北醫四十年的老屋，校方特別舉辦「楓香永續系列活動」之「新北醫、舊舍情」，邀集校內外耆老、故舊、同學齊聚鐵皮屋前話說當年、揮別老舍，當鐵皮屋被怪手夷為平地，教學大樓前的圓環灰飛煙滅，僅剩特意保留的誠樸校訓石碑悄然座落一旁，校園是越發陌生了。

不過藉著這次「楓香永續」的活動，有機會和更多的老校友、老學長接觸，才更深入瞭解北醫在不同階段的不同風貌；和我前後期的校友認為是北醫傳統美景的百米道和楓樹道，對創校初期的校友而言，還算是新玩意兒，第一、二屆的校友剛進北醫的時候，校園不過是一片稻田，什麼楓樹、杜鵑在一、二屆學長的眼裡都是天方夜譚，稻浪、蛙鳴才是生活的寫照。我記憶中的北醫，三月有盛開的杜鵑，秋末有肅殺凋零的楓樹道，但是對目前在校的學弟妹而言，連淒美的楓樹道都殘缺不全了。

傳統是什麼？自己心目中的傳統，在別人眼裡可能是新潮，我記憶中北醫的模樣，不是先輩回憶裏的母校，也不是學弟妹所嚮往的北醫校園；在校的時候，覺得學校是老牛拖車、一成不變，事實上北醫一直在變，一直在展現新風華，而我抱怨的北醫、珍藏的北醫，轉瞬間成為記憶，不復存在。不斷創新的北醫，不管只是重塑金身或是脫胎換骨，對生活在其中的過客，剎那間的北醫就是永恆的北醫，而不同風貌的北醫，就在世世代代北醫人的心中生生不息。（作者為萬芳醫院副院長）

